

# “读秀杯”文学代表作书评获奖名单揭晓

**快报讯** (记者 胡玉梅) 2008年12月30日上午,“读秀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代表作书评活动表彰大会在金陵图书馆举行。南京市文化局群文处处长李为民,《现代快报》编委陈劲松,各区县图书馆馆长,获奖作者和热心读者等参加了表彰大会。

“读秀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代表作书评活动由金陵图书馆、现代快报、超星数字图书馆集团公司联合举办,到

目前为止,共收到征文261篇。据金陵图书馆副馆长严峰介绍,本次活动中供读者选择评论的30本书,是由金陵图书馆严格根据内容主题和读者借阅量,从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国内出版的上千种文学书籍中筛选出来的。此次所收到的征文,其内容主题均能围绕具体确定的作品对象,大多是围绕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一本书进行深度阅读并予以评论,观点鲜明、主题突出,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 “读秀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代表作书评活动获奖名单

### 一等奖(1名)

朱亚飞 平凡世界的倒影

### 二等奖(2名)

章琦 依然感动着  
徐廷华 人生,面对平凡的世界

### 三等奖(8名)

朱光磊 时代谬境下的人性追问

### 梁菁 落日熔金

王锋 《沧浪之水》,一个时代的困惑

奚小平 困境与奋起,时代的抒写

李定慧 读长篇小说《大江沉重》

严树富 评长篇小说《省委书记》

赵晓红 一首改革之歌

### 周晗 读《遍地英雄》

鼓励奖(8名)  
宁轩 于生活的背面听见福音

彭梅 大浴后的心灵净化

张雪梅 小说《血玲珑》中女主人公卜绣文的角色分析

荣方超 希望在这片国土上

张自菁 广袤无边的人生境界

端义云 浩然正气在中间

陈建忠 前进,永远是民心的所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花园街五号》读后感

王谧 浅评长篇报告文学“世上温州人”

## 平凡世界的倒影

读《平凡的世界》时的心是苦的,勾起许多对当年的回忆。笔者小的时候,在一个山沟里上学,学校里许多同学都是随父母家人从河南逃荒来的,那个光景,恐怕连书中描述的读中学时的孙少平还有不如。在那样的地方,那个年代,笔者因为父母有工作,家里尚有口饱饭吃,多次地被个别素质低下的老师整,经常被同学欺凌。我想:孙少平从来没有被欺负过,恋爱不顺也有人帮他出头,后来又得到高干子女田晓霞的爱,真是幸运得紧!幸福得紧!但这样的幸事天下有几人会遇上?这个世界的那个年代,远比书中所描摹的要复杂得多,辛酸得多。

所以,我用一种复杂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孙家三兄妹先后与高干子女相恋这样明显牵强的情节。我不想说,孙家

三兄妹凭什么运气这么好,却想说这种打算靠恋爱而改变命运、走出农村的想法,如同当年文人之于科举,今天买彩票之于彩民的心态,是一种撞大运的心态。没有普遍意义。

但是反思起来,作者实际上以其诚实与良知多角度具有象征性地反映了当时的困窘与壅塞状况。孙少平三兄妹命运之路的伸展有其必然性的。一个诚实的作家,是必须尊重这种必然性的。那种孙少平仍然停留在双水村农民的自私、闭塞、虚荣中的评论,是对人生追求与发展的过于理想化,是对时代的局限性的忽视。说到底,人是被环境所造就的,是时代的产儿。逃离了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塑造,去要求一个人无论对书中的人物或现实中的人都是不公平的,也不实际。

而由此来批评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处理也是不公平的。在那样的背景下,在那样刚刚逝去的

年代,作为孙少平兄妹来说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境遇,已然尽了最大努力了。社会环境的制约,那个时代,人为的不公正的城乡差距的制约(这一点毋庸讳言),我们还凭什么去要求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与思想呢?他们只是被人为限定于贫困农村的农家子弟而已。

既然每个人在其时代局限性的制约下,并且之于社会大环境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孙少平离开农村,去探索工人的生活,也就不能认为是一种逃避。孙少平打通关节进了煤矿,孙兰香上大学学不了着边缘的天体物理,他们顶多是对生他们养他们的黄土地缺乏责任感;缺少去改变的热情;缺少反思和改变的勇气。而关键在于他

们作为“平凡的”农家子弟,也没有改变农村现状的力量。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力地进行了一次向新环境的探索和冲刺。

时人流行着一句“打点好自己,就是对社会负责”的话,姑不谈其言的境界到底如何,但其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在内。其言应时代而生,并且为时人所不排斥。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农家子弟,除了做到这些,还能去做什么?

作者为他们兄妹三人的命运倾注了满怀同情的笔墨,并且赞扬了通过个人奋斗寻求改变命运的精神。他们的奋斗是壮烈的,结局是可怜的。虽然成长空间狭小,生活道路艰辛,但他们确实拿出了做人的勇气,成长了,求知了。

作者已去,我想后来的不同年龄、经历、性格、生活与教育背景的人,看到这本书的感

受和想法会有所不同,对书中人物态度也会不同。现实与生活本身比一本书复杂得多。在众多读者的眼中,一部书所能反映的只是作者以其自身特有角度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缩影罢了。因作者对人物命运安排的理想化与牵强,在今人看来,那个所谓“平凡世界”的缩影,也是倒置的。因此,我们不能强求作者把读者们的感受也写出来。

《平凡的世界》和其他这样的以作者的真诚与良知写成的书,启发我们对农民命运的沉重思考,也启示我们,在一个时代,无论当时的社会环境多么的严酷,我们都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改善境遇,感到温暖。一个人,而当珍惜自己。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也挡不住一颗自强的内心。  
朱亚飞

## 依然感动着

### ——重读《抉择》后记

最早接触《抉择》,缘于一部电影。

中学时代看过一部名叫《生死抉择》的电影,影院里好几次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随后一段日子里,掌声依旧回响在心灵,我翻开了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的张平的原著。该书荣获茅盾文学奖等多项殊荣则是后话——当时的我纯粹以一份感动流连在《抉择》的世界。

文学之发展亦如人到中年,少了些排山倒海的意气,多了点体大精深的哲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唇枪舌剑早已淡褪,解构、后现代,从“语言的牢笼”里飘然而去,在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有凭虚御空的焦灼感。重新翻开《抉择》,寻求那份久违的感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张平说,他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抉择》一开场就营造出群情激昂的氛围:工厂领导腐败,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下岗失业……在社会转型、国企改革阶段,这些问题真实而又严肃地摆到了读者面前。随着市长李高成调查的深入,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众生生态一一浮现,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夏玉莲,失去信仰、随波逐流的马六六成为两类群众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基层调查,还是高层较量,着眼点都不在个人恩怨,而在于人民利益。一幕幕贴近民众生活的场景引发起巨大的共鸣,正如孙武臣在序言中所评论的“振聋发聩”。与此同时,《抉择》也不同于时下颇为流行的“底层写作”,它的叙事由纺织公司单线上升到政府高层,再散射分布到社会多方领域,结构宏大,收放自如,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真实的多维观照和艺术真实的良好把握。

《抉择》是悲剧、喜剧抑或正剧?或许很难与西方概念直接等同。当清正廉洁的市长下决心把纺织公司的问题调查清楚后,困惑反而一步步向他逼来,最后发现他所信任的领导、下属甚至妻子都是腐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他本人竟是所谓的保护伞、大后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俄狄浦斯,可以说,李高成与俄狄浦斯在哲学意义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心驱除腐败的“瘟疫”,却发现自已负有重大责任。但和俄狄浦斯选择逃避所不同的是,李高成选择了人民,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悲剧”。

许志英、丁帆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指出,“在1996、1997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几乎成了当时文坛的最有理论性的热点”。而张德祥在《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一文里,两次强调《抉择》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的确,《抉择》与新时期亦较为流行的“身体写作”不同,它是为改革文学(如《乔厂长上任记》)的继承与发展,展现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现代化的风雨历程,具有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抉择》提出的国企改革期间资产流失的问题颇具代表性,而纺织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不景气亦为普遍现象,在改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春风化雨之后,再度回首那段历史,便对千千万万的李高成、杨诚和夏玉莲等人肃然起敬。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当这两个时代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有机融合,那一段段并非意识流而近乎灵魂拷问的独白,就会生发出思绪万端的感动。这份感动,既因为曾经曲折的道路,也由于未来光明的前途。  
章琦

## 人生,面对平凡的世界

### ——读《平凡的世界》

路遥离开他热爱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已经16年了,人们没有因为时间的渐行渐远,而忘却了路遥。他的《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无数的人们传阅着,热爱着。

一个下午,我又一次打开这套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扉页上赫然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凭那气势,你必然会想到这一定是一部厚重、博大、恢宏的作品。

确实,这部作品从1975年到1985年,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改革开放中,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革。打开作品的第一章,就把读者带进改革之初那贫困苦涩,缺吃少穿的饥荒年代。在县中上高一的孙少平因为家境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每天学校在院坝开饭场上,他都是等到别的同学领走了自己预订的甲等、乙等饭菜后,场上无人了,才悄悄取走箩筐里剩下不多的丙等的两个黑高粱馍,连五分钱的丙等菜都买不起,慌得如同偷窃一般,舀了碗别的菜盆里的菜汤水,然后在学校水房里掺了一些开水,蹲在不显眼的角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为的是躲避公众的目光,免遭许多无言的耻笑与冷眼。

贫穷、自尊、无奈,各种心理交织在一起,每读这一章细腻的文字描写,心里似乎在落泪,揪心的酸楚。这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作品就是这样,引你

进入主人公的生活,在近百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交织中,努力塑造出孙少平、孙少安等几个个性鲜活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孙少平、孙少安兄弟是改革开放时代农村中最早的觉醒者和奋斗者。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并为之进行不屈的拼搏,他们的成长道路并不顺利,总是伴着种种屈辱、挫折、坎坷和苦难,但作者在给予他们苦难叙述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战胜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平凡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共鸣,更是心灵上的震撼。作品让我们懂得,一个人在生活的重压下,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应该怎样去面对,那就是积极的生活态度,强健的生命意志和乐观的生存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奋进之书,励志之书。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路遥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尤为关注。《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成,在这历时6年的时间里,路遥为这部作品的写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超负荷的劳动。写作前他阅读了近100部长篇小说,向大师们学习艺术经验和技巧;阅读了近10年间完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5大报纸,感受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深入生活,下煤矿、走乡村,体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写作过程中更是艰苦,居陋室,远离亲人和

温暖,忍受饥寒和疾病,真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特别是第二部完成后,路遥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他在后来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透露道:“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实行如此艰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心,要排斥舒适,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出绝响。”

这部用生命写就的小说,成就了路遥,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其浓墨重彩的一笔。1991年3月,这部100多万字的《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可一年后,谁也没想到,一个在苦难的人生中寻找人生辉煌的路遥,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确实确实太辛苦了。

路遥走了,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只走了42个年头,而他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或许比一个保养得极好,活了一百年的人都要多。他将生命以文字的形式,一点一滴地倾泻于人间,他所做的一切绝不会由于生命的终止而消逝。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完这部作品的时候,在书的末尾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生,面对平凡的世界,就那么短短的几十年,无论你曾经怎样的辉煌,怎样的富有,到最后,无不是废墟一堆,黄土一口。真正的生活应告诉我们什么?还是走进路遥为我们构筑的《平凡的世界》。

这话,一闪子子过去了十多年,或许还有点生命力吧。  
徐廷华

## 时代谬境下的人性追问

### ——评王蒙《青狐》

尽管哲学家们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论证人性,然而对于具体的、活色生香的个体而言,却不再是抽象而概念化的逻辑证明。活泼泼的当下发生的一切就是绝妙的答案。如同浮云一般,辗转的千姿百态都是它的自性使然。王蒙的《青狐》就是一曲人性的赞歌,在现实中解读真正的生命状态。

青狐就是这一朵绚烂多彩的浮云,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旧日的秋雨与迟来的春风之中。王蒙称《青狐》这部小说是“后季节”式的,是为“二次启蒙”。我们习惯于既定的思维模式,而忽视了现实的多样性。事实上,人的崇高与卑微并非泾渭分明,甚至于崇高与卑微的划界在小说中都显得可笑。故事中各色人等,都遭作者调侃了一把。他们如同木偶在褪色的舞台上表演着滑稽的动作,这一切虽然可笑,却是浮云在如此的气候里不得不表现的一种姿态。当所有的木偶,所有的浮云都笼罩在刺骨的冷幽默中的时候,这个褪色的舞台抑或冷然的气候就显得十分的突兀,所有的荒谬都来自于背景与人物的不相协调。人物在变化,背景仿佛依然如故;恍然间发现背景已经真正的迥然以往,才茫然发觉如何怀抱这新的狂放。这是时代的谬境,时代谬境下的人性俨然被扭曲了,如此的谬境与其说可笑不如说可笑!

当理性为自我立法的启蒙思想影响了中华大地之后,突然发现人生并非如此的美妙。理性之光所局限的区域仍是人生的道路仍需走过。小说中杨巨艇的高大形象在此也显得十分渺小,而对于青狐的性心理的描述倒是逼近了生活的真实。

作者善于从独特的角度来解读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女主人翁青狐的情感世界,甚至露骨的生理渴望都呈现了这种非理性的涌动。这股涌动伴随着青狐的一生,是真正的人性的表现。她的性情、爱情、亲情总是磕磕撞撞,生不逢时,时不我待。时代的变化使她的命运得到新的升华,她的生命力量不在现实中爆发,却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倾注。

这生命泉流,百折千转终于汇入了大海。只是此时青狐不再年轻,只有默默地心中圆那青春梦想。

只是,汇入大海的溪流就会获得快乐或一劳永逸吗?这“二次启蒙”的意义的深刻处在于,人性在不断变化中,她或是奋进的,但更多是庸俗的。她不是如此的高尚以致于虚假得高不可攀。在功成名就之后,青狐依然“没有爱情,只有自欺欺人;没有真心,只有虚情假意;没有高潮,只有无穷的自骚扰我,我骚扰你,自我骚扰,互相骚扰”。我们走进了一个有权说真话的时代,揭下浓艳的帷布还原了真实的美。时代谬境逐渐弱化了,而人性自身内部的矛盾性才真正得以展露。

这应是时代的进步,在这新的天地中,人性的追问才开始明朗,人性的自我才真正开始苏醒。

朱光磊